



独幕话剧

没有上眼皮的人

高华民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人物：李瑞祥——四十岁。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。

李同群——二十八岁。农业社政治副主任。

張小娟——十九岁。农业社会計。

王洛貴——五十岁。社員。

瑞祥娘——六十多岁。

刘洛海——四十五岁。农业社主任。

地点：农业社的办公室，布置的很漂亮。牆上貼着一些宣傳画和图表。靠右側有一張办公桌，桌后面有通里間屋的門。左側有通外边的門。

幕启：刘洛海从里間屋里走出来。剛洗过臉，边走边擦。

然后放下手巾，随手拿起一張通报。

刘洛海：（念通报）“張家庄的先进生产办法。”哼！我就看不出張家庄有什么先进的地方。（看报纸）

瑞祥娘：（上）洛海，洛海，（見海不理）嘿，看这个主任多么大的架子吧。

刘洛海：（抬头一看）啊！我說誰敢面对面的諷刺我哪，敢情是大孀子。坐吧。

瑞祥娘：当个干部真不容易，看你大清早就忙的抬不起头来。

刘洛海：是啊！整个村子的事，哪也得照顧到。是家里、是地里、是开会、是生产，那样也缺不了我。

瑞祥娘：那还用說，如今是咱村的当家人啦，什么事离了做主的也不行啊。（凑近一步）哎，我說洛海……

刘洛海：（不等娘说完）真是的，整天忙的連飯都吃不好，一会这个找，一会那个找。咱村虽說有这么几个干部，可是靠給他們一点小事都做不成，什么討論討論呀，酝酿酝酿呀，这个說东，那个說西，白悞点子工夫，也說不出个准道道來，他們嚷嚷半天，还不如我去了說一句話頂事。

瑞祥娘：大伙也这么說，主任說句話就頂句話，常言說君子不說无用話嘍。哎，洛海，我找你有点事。

刘洛海：看我，說起話來就是个話匣子。大孀子，有什么話只管說，不說另眼看吧，反正得多照顧您点。

瑞祥娘：有点事，也不大，我想支个錢。

刘洛海：又支錢做什么？您又不缺柴不少米的。

瑞祥娘：缺倒是不缺，是俺瑞祥今天要家來。

刘洛海：是嗎？我这个老伙計有兩三年沒見面啦，今天來了可得好好談談。

瑞祥娘：咳，他成年難回一趟家，如今調的离家近了，可是又成了个做主的人，还是顧不的看家。听說他是什么部長，比起咱这乡長还大好几倍呢，你知道嗎？

刘洛海：怎么不知道，是咱县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長。

瑞祥娘：听說他專管全县的社長們，就連你也管着呢。

（笑）嘿……过去他在村里当干部时就管着你，現在你还屬他管。

刘洛海：唉！咱跟人家比可差远啦，老落后了。

瑞祥娘：哎呀，当上大主任啦，还說落后。

刘洛海：（轉正題）他什么时候來？

瑞祥娘：小福从城里回来对我說的，今早晨就来。

刘洛海：（从門里望了望外边的天）唔，他这就快到了吧？

瑞祥娘：对啦。我得赶紧支錢。

刘洛海：現在支錢……这个問題可不簡單。

瑞祥娘：支那么几个錢，还什么簡單不簡單的。

刘洛海：你支錢做什么？

瑞祥娘：呀，俺小祥成年六輩子的难回来一趟，从調到咱县都半个月啦，還沒顧的回一趟家，今天来了，还能就叫他吃这米餅子老咸菜？我說买点肉，做頓好的，你还能說不該？

刘洛海：誰說不該？我是說：昨天剛說過現在社里一律不往外支錢，別人来支时，我都不理他，你一支，我怕外人說啥。

瑞祥娘：呀，誰还能攪纏我？你不說不顧我的面子，还說点子歪歪理。

刘洛海：大嬌子，你这么說可真冤人哪！你說是支錢、是補助，那样不关心您？

瑞祥娘：那也不过是这几天才这样关心，早先俺說用个牲口碾磨，你都……

刘洛海：（急接）算啦，算啦，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。

瑞祥娘：要是这回把錢支給了，那才算关心呢。俺小祥来了，得好好跟他学学。你真有个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也得叫他好好护护你。

刘洛海：你說到哪去啦，我怕什么？

瑞祥娘：哼！人們都說你沒有上眼皮，光看見上級，看不

起社員，對你的意見可大啦！

劉洛海：這麼說我就不支給你了，我關心了您，又該說我光看見上級啦。

瑞祥娘：（忙挽回）呀，看我說到哪去啦！你關心了別人，社員們才這麼說，關心了俺家，誰敢這麼說？（好象教訓似的）誰說了你可整他呀！你這個大主任，連社員都管不了啦？（小聲）再說，光看見上級也對，社員們能怎麼樣你？可上級挑你個錯，叫你下台你就得下台。

劉洛海：你算說到我心里去了，春天里選幹部時，要不是縣里老宋向大伙解釋，也不准選上我。我對咱村別的幹部這麼說，他們還不服呢。

瑞祥娘：他們不服，早晚有個苦頭讓他們吃。

劉洛海：淨誰說我沒有上眼皮？

瑞祥娘：他們說說頂什麼事？不提那個了。這錢你倒是支給不支給？

劉洛海：我什麼時候說過不支？我不過是說說這些難處，就是千難萬難，我也得想法照顧您。你支多少？

瑞祥娘：得五塊，你算算，買油得個七八毛，買鹽得個三四毛，割一斤肉就是六七毛，菜也得……

劉洛海：算啦，算啦，別報啦。我給你開個條，你到會計室去支吧。（開條，扣上手章，遞給娘）你嘴可得嚴實點。別人……

瑞祥娘：（見目的達到，無心再听，轉身就走）……

劉洛海：你可別對着別人說，別人來支錢時我都……（見娘不理）哎哎！我說的話你聽見了沒有？

瑞祥娘：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你瞎子什么时候好多嘴？（边走边说）哼，别人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！（下）

刘洛海：哼！社员们背地里说我没有上眼皮！说我没有就没有！（开开抽屉，拿出一包糖果和花生）行，招待一个客人还用不清，这糖都粘了。（随手拿出两块，送到嘴里）哼！别的干部都说该准备这些糖果花生的，那怎么能行？要来个干部啦，拿什么招待？要是不准备着这些东西，今天瑞祥来了，还得出村去买。（把粘上的糖，一塊塊地分开）

王洛贵：（上）洛海！

刘洛海：（以为是瑞祥娘，忙拿出了几块糖）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吃糖。（在递糖时发现是洛贵）啊！是你。（忙把糖又放回包里，包好。冷冷地）干什么来了？以后进屋的时候要先喊一个报告。办公的地方都应当这样，今后就得正规化。我跟你说过好几次啦，你总也记不住。

王洛贵：哎呀，老发急还发不过来呢，谁还记住这些个事！洛海呀，俺那孩子又病啦。

刘洛海：病了看看吧。

王洛贵：是啊！我说支个钱，好给孩子看看。

刘洛海：（慢慢地点着了一支烟）不行，你想个别的法子吧。

王洛贵：我有什么法子可想呀！如今谁家都挺紧的……洛海，孩子病的很厉害，我已经请医生看过了，说是瘟疫，得赶紧吃付药。可是现在……

刘洛海：（不等说完）现在社里也紧，大家都困难点吧。

王洛贵：要是能将就着过去，我也不来求你，知道如今支钱是难的。可是不行呀，没钱就过不去。你知不知道？请人家医生来看病的时候，连买烟的钱都没有，虽说心里过意不去，也得将就着过去了。这回要是没有钱，怎么去抓药呢！

刘洛海：（抽着烟，故意地乱翻着报纸，好象要找什么重要材料似的）……

王洛贵：（见海不理）我的好主任，你可得替我想想法呀！我实在是……

刘洛海：行啦，行啦，谁来支钱，也得摆列一套困难。

王洛贵：我可是实在没有办法呀。

刘洛海：实话告诉你，你求一年还是那句话。钱，不能支给你，不能为你开这个口子。你要一支，别人都跟着要支，叫我怎么堵这个口子？

王洛贵：社员跟社员不一样，人家有的不缺钱，俺全家五、六口人，全凭我挣吃挣穿，生活可比别人困难。

刘洛海：都是社员，怎么不一样，你还想比别人高一等？哼！我对社员可不能亲仁后邻的。

王洛贵：洛海，今天我要支不了钱，孩子的病可就耽搁啦！不信你就到俺家去看看……

刘洛海：我没有这份闲工夫！哼，正事还忙不过来呢，谁还顾的闲转游！

王洛贵：……好吧，你眼下没有工夫，我在这等着你！
（蹲在一旁）

刘洛海：（看了看貴）去吧，去吧，快去想法子去吧，在这蹲着白悞事。（往里屋走）真麻煩，不支給他們还三天兩头的往社里鑽。要是給他們点方便，用不几天这門子就得給挤坏。（走進里屋）

王洛貴：（只顧低着头，沒看見海走進去）我这可不是趁机来打乱乱，不信你就問問別人去！

張小娟：（气凶凶地上）主任！这事你办的可不对头，我看这是不該支的乱支！

王洛貴：（抬起头來）噢！小娟，你怎么也說我不該支？你沒看見俺孩子病的那个样嗎？

張小娟：啊！是洛貴叔，我把你当成主任啦。你有什么事？

王洛貴：小娟，你見了吧？俺那孩子病的一死一活，我說来支个錢，去給孩子抓付药……

張小娟：支了沒有？

王洛貴：支个屁吧，人家眼里还有咱！

張小娟：洛海哪去啦？

王洛貴：（見沒了洛海）哼，准是到里間屋去养仙去了。

刘洛海：（又从里屋走出）行啦，行啦，这是办公室，沒事就請吧。

王洛貴：沒事也不登你这三宝殿，我是来支錢的！

刘洛海：啊啊，支吧支吧，你在那兒蹲着，一会当地就支給你啦。

張小娟：洛海叔，我跟你說說，洛貴这錢可真該支給。

瑞祥娘：（急上）洛海，洛海！我去支錢，人家會計不支給！

刘洛海：（火了）好你小娟……（但又想起是当着洛贵的面）是啊，现在谁也不能支钱。

瑞祥娘：那你开条子干什么？

刘洛海：（装不知）什么条子？

瑞祥娘：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还不是刚才你给我开的那个支钱的条子。

王洛贵：洛海！当干部可不兴这个，你为什么支给她？

刘洛海：算了吧，别抓住旋风就是鬼啦！谁支给她了？

瑞祥娘：（恍然大悟）是啊，我什么时候支过钱？

王洛贵：支不支咱不管，你要是不支给我，我就在这蹲一天。

张小娟：洛海叔，你往外支钱，心里应当有个底儿，该支的才能支。

刘洛海：（火了）他这不是来支钱，我看他这是存心来搅乱工作！

王洛贵：什么？你说我来捣乱？

刘洛海：捣乱！

王洛贵：你……好啊，我去找同群！咱们大伙说说这个理！社员们来支钱就是捣乱工作。这么着，社员们有事还到社里来不！（外出）

刘洛海：好，找同群去吧！看他那副主任说了算，还是我这正主任说了算！

（李同群上场，刘洛海傲慢地看了他一眼）

王洛贵：同群，我正说去找你。

李同群：什么事？

张小娟：洛贵孩子闹病急着用钱，洛海一口咬定不开支！

李同群：我也是为这事来的。（对洛海）洛海，你到下边听听去。洛贵老婆因为这回看病没有钱，急的哭了半天。一律不开支这条规定，我看应当修改修改。

刘洛海：没什么修改的。还是我那意见，社员们是得一步一步。就拿洛贵说吧，过去连糠都吃不上，如今有吃有喝的，又想支零钱花。没那么容易的事。

张小娟：可真是，叫他给你磕三个头，你支给不支给？

刘洛海：你少胡说！

张小娟：我是说洛贵家缺人没势……。

刘洛海：（站起来，拍了一下桌子）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！你这是打击领导！

张小娟：可是领导人太不公了。

刘洛海：谁不公？

张小娟：谁不公谁心里知道。

刘洛海：啊！你你……

李同群：光顶嘴管什么事？洛海，象洛贵这样的社员，急等着用钱，咱得另外研究、解决。

刘洛海：（怒火未消）不行！我看你的思想也成问题！洛贵给了你什么好处，就要另眼看待他？

李同群：你想到哪去啦！社员们能给点好处支钱就容易，社员们不给点好处支钱就难吗？要是那样，他就不是一个好干部。我是说，因为洛贵家孩子病啦，实在没钱，所以才提出个别研究。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就会影响社员的生产情绪，也就是

对社員不关心。

刘洛海：行啦行啦，我知道你的理論高，能說一套，会宣傳。可是你弄錯了头了，上級讓你負責宣傳教育，是叫你向社員进行宣傳，可不是叫你对我来这一套！

李同群：洛海，我可不是到你面前来显示口才，我完全是为了工作才說这些話。咱不兴无理賴三分。你听着我說的不对，可以提出理由来。

刘洛海：（干脆不理同群，向瑞祥娘）小祥来了可叫他到这来，叫他給我提提意見。

瑞祥娘：他还能有意見，无非是夸夸你唄。看你把全村整的有条有理，真够上个功臣。

刘洛海：这几天更忙啦。支書到城里去开会，又去了个帮手，家里丢下这些人，哪个能頂起个来！

張小娟：可真象个主任，都不跟凡人說話啦。

刘洛海：你少說兩句吧！怎么就显着你話多？全村这些干部，数六十个来回也輪不到你呀！

李同群：洛海呀，你仔細想想，象洛貴这样的情况，咱可得支給他。

刘洛海：你口口声声要支給他，一定是你隔着我答应他了。可就是一样，支錢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你既是答应了他，你就替他想法吧。

李同群：洛海呀，你說話可得口和心先商量一下，咱可不許血口噴人。按实际情况，这錢一定該支給洛貴，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他，因为我知道你的脾气，所以才来找你商量一下。

刘洛海：無論你怎么說也不行，有規定，一律不开支。

張小娟：（气極）一律不开支可是你說的！

刘洛海：对对，是我說的！

張小娟：你为什么今天又叫开支？

刘洛海：我的好會計，你成心找我的别扭是怎么的？

王洛貴：洛海！你为什么支給別人？

刘洛海：你說我支給了誰？

王洛貴：小娟剛才說的，反正沒有支給我。

刘洛海：那是她胡說。

張小娟：什么？我胡說？（掏出条来）你看，这支錢的条子是誰开的？

（大伙一齐圍上去看）

刘洛海：（小声对娘）那条你給了她？

瑞祥娘：真是的，說支个錢吧，又淨岔啦。

刘洛海：你真傻呀，她不支給你錢，你还不把条子拿回来？

王洛貴：当主任的可不兴亲仁后兩的，（把条棒到桌子上）这可是你写的！

刘洛海：（羞惱成怒）是我写的。（撕了条子）看你怎么办吧！

王洛貴：好！你不說理，我找大伙来，咱們評評这理！

（下）

李同群：（緊去赶）洛貴哥，洛貴哥！（見貴已去远，又轉回）

（靜場：小娟非常生气地注視着洛海；洛海看起來象滿不在乎的样子，有節奏的拍着桌子，

头也随着拍子摇摆，好象在唱什么戏。可是从他的神情上，也可以看出他的内心的局促不安。瑞祥娘一会看看这个的脸色，一会又看看那个的脸色）

瑞祥娘：（走近娟，用手拍着她）小娟！俺小祥今天回来，俺说支个钱，给他做点差样的饭呀。

张小娟：（躲了她一步）那也不如洛贵家急着用钱。

瑞祥娘：（又走近娟，拍着娟的肩）哎呀，俺小祥难回来一趟，这回来了，给他做顿好的，还能说不该？

张小娟：（摇摆了一下身子）哼！

瑞祥娘：他成天在大机关里住惯了。（怕娟不注意，用手磕着她的胳膊）你知道吗？他如今调到咱县来……

张小娟：得啦，别学啦，我知道。（学娘的声音）“俺小祥他在什么部里当部长，专管全县的社长们。”

瑞祥娘：俺可不知道您这年轻人是怎么想的，一点事都不懂。说实话，象你这管眼的，更得属他管啦。

李同群：（向海）洛海，你办的这事太不对了，你刚说过一律不开支，可你又私自开条子。

刘洛海：呀，开个条子还得非跟你商量不可？

李同群：你根据什么，支给瑞祥家不支給洛贵？我看你是为了讨好上级，找靠山。实话告诉你，只有做好工作，才算是好干部。用别的方法想叫上级说好，那是最可耻的。

刘洛海：你这是胡说，我支给瑞祥家钱是有根据的！

李同群：什么根据？

刘洛海：她家急用！

瑞祥娘：真是急用吗？你看这天都快到饭时了，俺小祥回来还没吃的呢。洛海光嘴上说照顾，闹腾了半天，连个钱都支不成。

刘洛海：好，我给你开条。（又开条）

李同群：你先别开吧，这不是有会计、有我，大家商量通了再开。

刘洛海：（不理同群，把条递给小娟）去！给瑞祥家支五块钱。（见娟不理）张小娟！我以社主任的身分来命令你，去给瑞祥家支五块钱！

张小娟：这会计我宁可不当，也不能支这钱！

刘洛海：好！离了你一样能走社会主义的路。你不愿干就交钥匙吧。

李同群：一个脱产干部，也不能让你这么空口一說，就撤了她的职。

张小娟：（扔给海钥匙）给你！

刘洛海：好哇！怪不得说你们知识分子难斗。连你这高小毕业的小知识分子也来闹这一套。（拾起钥匙，对娘）跟我走，支钱去。

瑞祥娘：哼！我看胳膊还能磨过大腿去。（跟洛海往外走）

李同群：（挡住）不行！过去无论什么事，你都出一套主观办法，我为了咱们干部团结，能将就着过去就迁就了你。今天这事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这么去做。

刘洛海：呀？这么说你好像倒成了我的上级！过去迁就了

我？哼！我看你这政治副主任还是管你的宣傳教育去吧。支錢这事，甭狗拿耗子，多管。

李同群：你办的事不对，每一个社員都应当管，誰不管誰就是对社不負責任。

刘洛海：社員們能管你也不能管。

李同群：为什么？

刘洛海：因为你故意刁难我，对我个人有成見。

李同群：洛海！我可是完全为了咱們社，为了你的……

刘洛海：（無心听，往外走）……

李同群：（擋住）你先等等，我还没有跟你学清呢。洛貴媳妇为了支錢，哭了半天。社員們都嚷成一个啦：这个說社里不給社員解决困难；那个說社里不关心社員的痛苦。我給他們解釋了半天，說社里眼下沒有錢。你要支給一个不急用的戶，社員們知道了得吵翻了天。

瑞祥娘：俺可是急用戶呀。

刘洛海：这么点小事他們就敢胡吵胡鬧，以后这工作就沒法做了。哼！我不信他們能鬧到哪去，开个社員大会，罰他們一頓……

李同群：我看不是社員們有什么不对，有錯誤的倒是你。

刘洛海：是我？哼！你是整社的干部呀，还是監察長？你还是別这么随随便便的給我安什么罪名吧！

李同群：你別拿着你的职位压人，你办的这事說到哪去也是錯誤的。

刘洛海：我倒想看看我能錯到哪去！（对娘）走！支錢去。（娘又跟洛海往外走）

李同群：（又擋住）你冷靜考慮考慮，這錢一定不能支。

劉洛海：我十年前就考慮好了。（又往外走）

李同群：（又擋住）不行！

（小娟插上了門，用身子把門擋住）

劉洛海：這錢說什麼也得支！

（洛海硬往外闖，瑞祥娘一步不離的跟着他。
同群用力擋住，洛海從右边走同群往右邊擋；
洛海往左边走同群往左邊攔，最後扭到一塊，
互相推起來。正在緊張的時候，外邊突然響起
了一陣敲門聲）

張小娟：誰呀？

李瑞祥聲：是我，還聽不出我是誰的聲音嗎？

瑞祥娘：哎呀，是俺小祥來了。（急欲出）

劉洛海：这下可好啦，是瑞祥來了。我看要不整整你們，
還翻了天呢。

（小娟開門，瑞祥、洛貴先後上）

李瑞祥：喲！這是怎麼回事？見我來了不但不迎接，反倒
插起門來？小娟，我可得先罰你，快替我拿着書包。

張小娟：（接過瑞祥的書包）……

李瑞祥：（看見小娟撅着嘴）喲！怎麼小娟這“小歡喜”
也發起愁來啦？是愁找不到婆家吧？

張小娟：部長，我……（想說出剛才的事，可是又咽回）

瑞祥娘：（理着瑞祥的衣服、拍着塵土）小祥！你可回來了，我可受不了這個氣。

李瑞祥：今天怎么唱起“三不愿意”来啦？洛贵哥气的撇着胡子，小娟气的撇着个嘴！

瑞祥娘：小祥！你是不知道，别人都欺负我这老婆子。你那不争气的哥，成天说我多嘴。（难过地哭起来）

李瑞祥：好，谁欺负你我替你出出气。

（洛海看了同群一眼，冷笑着点了点头）

瑞祥娘：（擦掉眼泪）哼！他们准说你成年六辈子的不同来了，看着我这老婆子是好欺负的。

李瑞祥：（逗趣地）真是的，大县干部的娘，可不是好欺负的。

（李同群笑了）

张小娟：部长！我给洛海提个意见，他不支给洛贵家钱。

李瑞祥：不支给就生那么大的气？

张小娟：人还能不一样的看待吗？

李瑞祥：得看情况，平均主义要不得。

刘洛海：就是嘛，别说社员，就是个别的干部，（看了同群一眼）也有这种思想。见那个支了一块，这个也得支俩五毛。这纯粹是平均主义的表现。

王洛贵：你嘴可是圆的，你怎么说怎么对，叫大伙评评理，看谁的对？

李瑞祥：洛贵哥，你先消消气。（指着靠墙的一把椅子）坐下。

瑞祥娘：小祥，你可得长个心眼，别东说信东，西说信西。

刘洛海：小祥，说这些零星事有什么用，还是跟我提提大